

# 女真遗民与高楼村

□ 高春林



高楼东风桥(资料图片)

我长时间练习的手艺,或部分来自东风桥的红石。我目睹它的打磨、雕刻,以及一块块砌入桥体,构造出“飞虹”之美。我说的手艺当然是诗歌,我在一首诗中写道:沿着这通向世界的一根长树藤出走,给予我没有终点的旅行。……当时间过去了很久之后剩下的就是一种归属感,现在我站在桥上像是在看一个久远的图景——大概是1975年前后,一群农也就是我的前辈们,从红石山上撬下红石,用手中的铁凿一下一下让它们细致成型,以至于文字突现,云纹飘曳,红润色泽中透出石器之魅。而后他们摸索着开始建筑——让时间永久地弓起而成就通途。那个时候,我看这一神奇的过程,是一个少年懵懂的凝视;现在,我突然忆起建桥的场景,像是在读一个刻骨的铭文。我从未思虑过桥的意义,这种用来跨越障碍的宏大构造物在意念中仿佛就是一种天然存在,当后来在书上读到已历时1400多年的赵州桥,雄踞于永定河湍流之上的卢沟桥,我想到的依然是我们高楼村的东风桥——红石,在那个几乎叫作贫穷的年代,它隐隐地注入了族人坚定的意志,也隐隐地在我少不更事的时间注入于内心一种坚韧以及对远方的向往。

这的确是一座可称为建筑的石桥。建筑即是凝固的艺术。尽管唤作“东风”这样的名字除了显在的激情岁月印痕,似乎没有任何艺术意味,但是那种雕刻、纹饰、图文,可谓东风吹送、生命再生……拖拉机、轮船、汽车以及工农兵的人物造型,仿佛从红石中奔突而出,一种高浮雕的图案是石头的艺术,也是时间的印记。我尤其喜欢“紫气东来满地春”这一浮雕文字在桥上的神韵,这对应于位居村东头的大桥,既契合了地理,又带来了一种朴素的古典祈愿。当夜幕降临,伫立桥头水岸,流水泛着缥缈的暗影,村内灯火渐起而映照出石桥明暗的轮廓……缓缓地,在记忆深处也浮现出那个建桥时的场面、人物——譬如,那桥体设计的图案绘画者高国昌、李成训;譬如,村人中的老石匠高根昌、高恩宽、曹建江、郝秀立……还有众多的劳动者,都是我的亲人。时间在弓起着,鲜明而活脱。

## 二

红石山下的高楼村多以红石筑屋——红石墙筑起的房屋、台阶甚至路面,有着自然而古朴的味道。尤其高三畏的“大夫第”,长长的石板铺成的台阶,厚厚的铺门石丈余长,高抬的门槛,石狮把门,上马石立于门侧。门上方是刻有“大夫第”的青石匾(长五尺,高三尺),并标有“嘉庆十二年十二月”,醒目的文字透出一庄庄严与高贵。这便是高三畏宅院的门楣。而临街的五间瓦屋外墙全是一色的红石垒砌,从墙根连到屋檐,似乎在说这里坚实如山。

“大夫第”是族人永恒的仰望。我小时候从村东头的小学放学回家,走过大约500米的老街有个戏台,再继续,从略微向左弯曲的街道过来就看见这一大宅院,每逢大门开着,我都会走进去看、玩要。跨过门楼向左即见一个向南敞开的院门——一座精美的四合院,东西厢房,堂楼是两层楼房,木质的楼梯踩上去发出咚咚的响声,不由让人心跳加快,那种心跳是鲜明的,我至今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四合院里有一棵无花果树,长得粗壮葱郁,偶尔还会吃到一枚新鲜的

无花果,不自觉又对这里多了一个小小的向往。穿过堂楼则是又一进院,似乎很大,还有些荒芜——据说这院子里也有一个堂楼,很早前毁于一场大火。曾经的集体年月,我的外公曾被叫到这后院打铁。我外公是铁匠,叫王铁秀,我看着他的铁锤起伏伏在火红的铁器上锻造出锄头和刀具,有时会怔怔地看上很长时间。现在说起这些,真心地想到那句俗言:时间是一把杀猪刀。时间的确是一个谜,它在煞费苦心地制造历史印记,又在不经意间抹杀一切。

不得不交代的是:“大夫第”被一条穿村而过的水泥路冲毁。当第一眼看到这情景,我就对“前石路”心生恨意。而后每思之无不痛惜。

高三畏是高楼村高氏12世人,清乾隆四十五年中进士,官拜“朝议大夫”“中宪大夫”。任山东省运河兵备道……授浙江金华府知府,调绍兴府、杭州府知府。嘉庆八年以病假假,嘉庆九年返乡……这是一位有着大威望的人,时人称他“高道台”,据说著有《济阳小草》《水表白堂文集》《夹堂诗集》等著作。并于浙江绍兴一带修建“戴山书院”及三江闸、西江塘等。其政绩“内则著于国史,外则载于郡志。”我在《道光宝丰县志》中读到他的《创修茶亭碑记》,写到“知善由性成”,写到善行、美德与“淳良”。我明白这是一个有着大境界之人的祈愿追求,他续写高氏家谱时言道:“奕世克孝,曰家斯式,宜尔子孙,庶以匡国”,将“忠、孝、节、义”列入高氏族规,并在高楼村形成了族风为外人称道。1796年,族人在高楼大街建造过街石坊,坊高数米,宽约十米,刻写高三畏生平经历,石坊雕柱,飞凤走兽,宝塔盖顶。有文献载:“整个石坊全部用红石建造雕刻,十分精致,后被人拉倒,高楼人甚为痛惜。坊上石料及文物历经流失及毁坏,至今荡然无存。”



红石居 李树国 摄

# 红军过鲁留文物

□ 袁占才

日前,去鲁山县梁洼镇采风,在一民间收藏者家中,意外发现两种藏品:一件烧水器、5只草碗,引我心海激荡,掀我胸海波澜。

我驻足两物前,握之在手,仔细观察,反复揣摩。

谁能想到,这两种老物什,是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鲁山时使用过的?

那件烧水器,管柱状,绿色,长约尺半,径约3寸,一端稍粗,粗端有盖,盖旁有耳。柱体上,书红色繁体字清晰可辨:红二十五军后勤班。字颇见功力。从字上看,料其属性。但它是干什么用的?我百思不解。追问藏主,南街村党支部书记孙现松,方知是红二十五军在行军途中烧水用的。现在的烧水器,非壶即瓮,皆肚大底宽。这样的器型,怎么烧水?酷爱红色文化收藏的孙现松介绍,把管里灌满水,埋入火堆即可;像在灶膛里烧红薯。旁观者中,有人提出疑问:盖儿盖不严,要漏水,严了,水热,会生蒸汽,气体膨胀,必冲开锅盖,致水溢出。最后,大家认为:要用这水管烧水,定然是不等水沸、水汽弥漫,就得从火中取出;这水,恐非做饭之用,而是战士们洗手洗脸乃至渴了饮的。部队行军,露天宿营,急急匆匆,除了做饭垒灶支锅,防寒取暖,随便燃一堆火。火中塞进一截烧水管,可谓一工二用。

那5只草碗,大小不等,呈黑色,大者如巴掌,小者如拳头,摆在一起,轻飘飘的。观其工艺,细腻精致。那黑色,是漆漆的,问同行,用的什么漆,有说山漆,有说土漆。民间有谚:头道漆密封缝隙,二道漆填凹抹平,三道漆打磨成型,四道漆光滑亮泽。这几只碗,经80余年,历岁月磨洗,却未显一丝破损,料漆了不下4遍。用的什么草?众说纷纭。有说黄草草,有说金草草,有说苏草,有说蒲草;观其细密经纬,更多人说是龙须草。

我见过草席草帘、草垫草蓑,却从未见过草碗。想这草碗,原是小儿们所用,热凉两隔,不怕跌摔,携带轻便。今红军军使用,也是一样便当。史载,红二十五军北征时,减少辎重,轻装行进,每人只带三天干粮、两双草鞋。这草碗,编织成了工艺,不知是出发前即有准备,还是途中群众赠送。人多知红军长征,吃野菜、吃草根、吃树皮、煮皮带,没人想红军吃饭用的是什么碗,谁曾料到会用草碗呢?

问起这两种藏品的来历,孙现松说是他10年前从鲁山县仓头乡一农户家中重金购得。二十五军并未从仓头过。户主的爷爷新中国成立前做小买卖,常跑鲁山下汤、赵村,听过不少红二十五军过鲁山的故事,对之敬仰有加,有次他在下汤,见了这几个老物什,主家说是红军急急匆匆时遗下的,就千方百计搜求来了。孙现松听亲戚们说起,心念一念,辗转游说,不惜费资,自己作了收藏。

故事难考,详情难察,两物的承传应该真实。我确信不疑,它们是红二十五军留下的物品。红军长征共4支队伍,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唯二十五军平均年龄最小。红二十五军中,首长们年龄最大,军长程子华也不过29岁,军政委吴焕先也才27岁,副军长徐海东稍大些,也仅34岁。战士们多十七八岁,最小的仅十来岁。老百姓称之为娃娃军,国民党蔑其为杂娃娃。不排除小的草碗是小红军用的。就是这样一支队伍,1934年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0个月,过皖、豫、鄂、陕、甘5省,行程近万里,打了上百次的仗。生死关头,遭遇过激战;布阵设伏,打过歼灭战;巧妙迂回,长途奔袭,摆脱围堵,终于先行到达陕北。一路兵员未减,最后还增了800多人,成为唯一一支到达时增员的部队。被誉为长征先锋。

在我的印象里,有一块10米长的红石,弃置在戏台南的街边上,预示着一切都成为过往……唯有路南的石井犹在,那辘轳偶尔发出吱吱的响声,似乎在呼唤着某个已被封印的记忆。现在,一个新村在崛起,我循着历史的印痕,在老房子前、在旧寨墙上徘徊,貌似显得不合时宜,但我清楚一个村或者说一个族人的记忆就在于历史留下的“古文明”,那是“村史”,是“乡愁”,是一个地方不被丢弃的根性念想。我在行走中,有人突然对我说:你看,那就是那棵千年老槐树,死后复生,又长出了树冠……

## 三

在《高氏家谱》中有两幅画像,一个是完颜德仁,也叫高德仁,一个是高三畏。分别象征着高姓族人的源头和荣耀。早年,我的父亲带我到过南召县,在皇后乡纸坊沟见到过被当地高姓人视如拱璧的明代碑碣,碑文云:“我始祖讳简,世居辽阳义州卫,元时曾封万户侯。迄我太祖受命,有我完颜氏祖母白头奶奶、黑头奶奶,生我曾祖曰德仁、曰德原、曰德昌,而葬祖母于,地名纸坊沟。山水朝拱,族姓蔚立……”碑文150字,系《明代河南南召高氏(完颜)始祖墓碑》。我父亲说,这就是我们高姓人的祖先,高楼村与纸坊沟同源。那时,我知道了我们是女真人。女真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名字,却是一个失落的民族,流寓各地。

史载女真人“善骑射,喜耕种,好渔猎”。这让我想到一首题壁诗:“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这是12世纪时与南宋政权并立的大金国皇帝完颜亮所写,其雄心可见一斑。完颜部是女真中最为强大的一个部族,游牧骑射于白山黑水之间,据说白头奶奶、黑头奶奶喻指长白山与黑龙江。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国号大金,以会宁为国都,之后灭辽国,攻汴京,1126年定都汴梁,与南宋对峙。在那个时代,历史就是金戈铁马的纵横,荣与衰也只是时间的一个错落。1234年,金被兴起的另一个民族蒙古所灭,“迁入中原的

女真人顿时成了空无依傍的釜底游魂……星散四方,各寻生路”。其中一部分人归顺元朝。上边碑文中的“万户”即为元朝的编制,立过军功者方能封为万户……我的好奇心告诉我,完颜简一定是一位非凡的人,是一位纵马驰骋的人。

明末崇祯九年的《郑县高氏家谱》序说:“吾始祖讳德仁,原籍襄阳枣阳之崔桥人。”清康熙三十年的家谱序中说:“我高氏先世为湖广枣阳人。万招公(完颜简)生三子,长曰德仁,卜居郑县;次子德备,徙居南召,三子德昌,随父避居辽东。”完颜简后裔有《南召县高氏(完颜)家族渊源》文,“约14世纪中叶,明兴元衰,我完颜氏被明朝所追杀,二始祖毋携带三子,从襄阳府枣阳北徙避难关内,分别转移到河南郑县门洞沟村,南召县皇后岭纸坊沟,并改姓高氏,混入汉族中生活。”门洞沟就是现在的高门洞村。完颜德仁,“元封忠勇侯”,他在枣阳做官时已经到了元朝末年,公元1365年,也就是元至正二十五年四月,朱元璋大将常遇春攻克襄阳,五月占领枣阳。完颜简、完颜德仁携妇将雏徙居河南郑县,避难于山涧洞中——门洞沟村,隐姓易名,指高山为姓。完颜简更名高元招,完颜德仁更名高德仁,开始了他们的隐居生活。明洪武年间迁到高楼——当时叫马楼,后改村名高楼。

我在翻阅家谱时看到“吾始祖德仁……”,又在《高氏文武功名官爵碑记》中看到“第一世德仁,元封忠勇侯。”为什么完颜简未列为始祖?得到的回答是,他未在郑县定居,而是桑榆晚景回归了故里。所谓倦鸟归林,叶落归根,时间里的事物都有一个归宿。而时间是一条绵延的河流,高楼村似乎是从历史深处走来,带来一抹挥之不去的沧桑感。现在,“辽阳望族”也好,“红石居人”也罢,我所祈愿:花朵生长,一切都归于从容,在时间的长河中一方淳朴的人抒写着自己的时间,山水朝拱,蔚立天地之间。



红石居 李树国 摄

# 元次山碑

□ 时宇桓

辛丑阳春,三月初三,和风漾漾,暖阳灿灿,鲁山一高新校园内,祥瑞盈盈,喜气漫漫。复制一新之元次山碑,安然落座于花木簇拥的绿茵之上。

《元次山碑》又名《容州督都元结碑》,刻于唐代大历七年,系大书法家颜真卿为好友元结撰写并书丹之悼文。全碑1383字,书体工整,寸半见方,笔饱墨酣,气势轩昂,遒劲秀拔,率真潇洒,洋溢着宁折不弯之浩然正气,为颜真卿63岁挥毫而就之传世瑰宝。

元次山碑原立于鲁山元结墓前,明代万历年间,县令夏文璧将其移至现鲁山一高校园。岁岁年年,莘莘学子得翰墨神韵之浸染,刻苦攻读,造就了一批批栋梁之材。

元次山碑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亦是鲁山一高镇校之宝和闻名遐迩之文化符号。该校扩建之新址落成后,校长牛山坡及其同仁,便筹划将原碑复刻复制并移植于新校区内。2001届校友会慷慨捐助,社会各界鼎力支持,进而促成了箭在弦上不可不发之势。

元次山碑世称四绝:碑文绝,书法绝,排版绝,雕刻绝。若将其成功复制,必欲精雕细琢,再现唐碑风貌。否则,学术界、书法界和金石界将不予认可甚至还有褒读文物之嫌。因此,寻得一位有学识、有情怀、懂书法且雕技精湛之工匠来操刀,是大功欲成之关键所在。后经一番寻访探索,四乡求贤,认真遴选,最终把目光聚焦于雕刻名家徐湛清。

徐湛清字澄之,号石缘,鲁山本土四山村人氏,年届六旬,从事金石行业40余年。上世纪80年代初,他拜嫡传12代雕刻名匠谢浩然为师,10年后遂创立“澄之雕琢苑”。他铺石为纸,铁笔挥洒,承古鼎新,自成一派。其作品遍布周边市县山乡,好评如潮,代表作有《重建香山寺碑》《河汉铁书》《山东大学景观石刻》《金牛山系列石刻》《宝丰书画院碑廊》《露峰山牛郎织女赋》《豫西革命纪念馆系列石刻》等。然而,如此一位长期耕耘于民间的刻石工匠,从未涉足大雅之堂。而今突降大任于斯人,难免诚惶诚恐。因为我国历代书法大家,如王羲之、欧阳询、苏东坡……都曾留下诸多名迹,但后人不敢言复制。尤其进入当今时代,人们甚至把它视为禁区。而他自觉才疏学浅,怎敢贸然担此重任?不过他又想,名碑复制,古来有之。举世闻名、现存于西安碑林之《淳化阁碑》,就曾在明清两代二度复刻。前人走过的路,自己为何不能走?倘若当年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这些书法大家畏首畏尾,不肯大胆复摹《兰亭序》,那么享誉天下之第一行书又该何以传世至今?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自己虽位卑名微,但愿为传承民族文化以尽绵薄。如若自己树雄心,敢作为,不惧难,不气馁,定能不负众望,交上一份合格答卷。

工作甫一展开,困难接踵而至。石材难觅为其一。元次山碑系四面环刻,碑体硕大,重约二吨,遍寻诸多厂家,均无此种石材。继而辗转千里,幸遇百吨巨石。切割探察,石质甚优。觅石者大喜过望,禁不住惊呼:“天助我也!”

缺字难补为其二。元次山碑有1200余岁,左下部早在元代便粉碎致残,计缺203字,内容不详。书法家王凤陔自幼酷爱颜字,多年深耕,所藏史料甚巨。他从《颜鲁公文集》《元次山集》《元次山年谱》《鲁山嘉靖县志》及其他资料中反复查寻,终于找到了原始碑文。但不同版本,文字亦有差异。他遂以南京大学孙望教授之文本为依托,并参考诸家文献,从而搜齐了缺失碑文。然而,原碑中尚有诸多残字,二者相加竟有480余个。为寻字源,书法家们各显神通,在颜公所遗碑帖、拓片中沙里淘金,反复甄选,终于把待补之字一一搜齐。

复刻难为其三。复刻名碑之要领是忠于原作,不谬毫厘,既要形似,更要神似。书法作品讲究结构严谨,气韵生动,意到笔到,点画生风。而古人书丹及刻制碑文亦不例外。故而操刀者必须仔细揣摩原作,同古人对话,向古人求教,融古铸今,方可功成。徐湛清深谙此道,并事先做足了功课:读碑文,读书法,读雕技。

“三读”之功使他基本把握了这一千古名碑之艺术特色、章法布局、书家用笔、雕工技艺以及碑中蕴含之风骨气象……再凭他40年练就之一手绝活,复刻之难便迎刃而解了。

吉日良辰,开工在即。时值隆冬,天寒地冻。专此新建之操作间里,玻璃罩顶,四壁透亮,2000瓦的电暖气为主人御寒。刻石者身伏于碑体之上,一手执铁笔,一手握铁锤,叮叮当当之敲击声,清脆悦耳,如弹拨器乐在这狭小之空间里铿锵回荡……

万事开头难。面对陌生石材,一切尚待摸索。故而他时时提醒自己:宁慢勿快,宁缓勿急;一刀错则一字错,一字错则全碑毁。切记稳准操刀,舒缓有度……然而,试笔第一天,才仅仅刻了10个字。后经数日磨合,速度加快,渐入佳境。然而,他毕竟年届花甲,又有颈椎、腰突顽疾,疼痛难耐。但他一旦进入操作过程,精神便抖擞起来。颜公书法,妙在字字有玄机,笔笔有新意。而他手中之刀则依循书家笔意之变化而精巧运作:或雕、或琢,如绢上绣花,似工笔作画,亦像庖丁解牛。他不合昼夜,废寝忘食,倾心倾力,精益求精,终以120天之工,使名碑复制圆满画上句号。

再获新生之《元次山碑》,在人们的企盼中揭开了神秘面纱。书法家、学者及各界人士云集于此,欣赏品鉴,赞誉有加,一致称道其:“复原碑之形,振原碑之神,得原碑之趣,传原碑之神”。这是一件承前启后、重新点亮国宝生命之文化精品,并为我国名碑复刻开创出新的成功范例。如若颜真卿泉下有知,定会击掌而贺并笑出声来!

牛山坡作为复制此碑之倡导者,对于这位刻石人的无私奉献及辛勤付出,难以表达诚挚谢意,故挥毫泼墨写就“中原名匠”以赠之。

我在想,千年之后这座复刻之碑亦会像原碑那样慢慢变老,一如银发飘飘之仙翁,端端地坐在那里。他面含微笑却絮絮叨叨,像是向晨露、向晚霞、向子子孙孙讲述自己经历的那些往事……

一把,在筐里放了一块银元。

第二个:陈锡九义释红军。熊背寨外岳逢祥家,两名战士,一个17岁,一个18岁,睡着未醒,部队开拔,被寨局搜出。审问哪里人,干啥的?答:“安徽人。红军。你们想咋办就咋办。”寨局派人将战士送至区自卫团团部。团长陈锡九感佩小红军处危不惊,大义凛然,把两名战士放了。

第三个:打富济贫。在鸡家瓦窑,红军发现大户王长庚,系国军首领部子举的姐夫,遂打开王家仓库,放粮到贫苦农家。在下汤林楼,枪决恶霸林十一、林太,抄了富户林锡三的家。浮财充作军需,粮食周济穷人。

第四个:红军买猪。在中汤村,红军用4块银元买了一头猪,欲改善生活。刚刚宰杀,未及熄火,开拔号吹响。情急之下,司务长剥皮去杂,几斧头,把肉劈成两扇,由人抬着,追赶队伍。首长发现,立即制止,把猪留下,送给百姓。并撤了司务长的职。司务长解释:这猪是买的。首长批评:买的也不行!光天化日,抬着猪行走,招摇过市,谁知是买是劫?

第五个:塞墙系馍。到赵村,首长提前给寨主送了信,讲明政策。军政治部的小宣传员们,可着嗓门,对着围寨大喊:“老乡老乡,不要惊慌。我军所向,抗日北上。借路通过,不进村庄。奉劝乡亲,勿加阻挡。”寨上人已闻知红军秋毫无犯,竟把一筐馍系了下来。战士们隔着墙下接住,把两块银元放入篮内,又系了上去。

红军长征所历苦难不可想象。吾辈远离战争,躺在福窝,凭影视演绎,任画面残酷,心底的震动总不强烈。如今,睹物思景,情丝悠悠,怎不心海澎湃?想想当年,红二十五军战士,小小心纪,抛头颅,洒热血,为国捐躯,谁不潸然泪下。